

血沃映山红

郑有义

43年前，我看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。当红军重返井冈山时，漫山遍野的杜鹃花，红军、红星、红旗，汇成极为壮观的红色的海洋。那首怀念红军、深情动听的《映山红》便一时成为响彻江山的主旋律。

近年来，总有一种找红军、看长征、觅珍藏的冲动。“中国作家重走长征路采风团”，圆了我的梦。

遍野红军碑

汽车行驶在盘山路上。五月的大巴山，漫山遍野的高山杜鹃傲然怒放，你甚至会出现幻觉，似乎那红红的杜鹃花深处，五角星、红旗、红军的队伍马上就要走出……

巴中，地处川陕两省交界的米仓山南麓。这里有全国最大的红军碑林，川陕苏区将帅碑林。碑林占地120多亩，青松翠柏环绕。碑林长廊的西端，是徐向前、陈昌浩等红四方面军主要将领的花岗岩半身像，3280名烈士的单碑和镌刻着13.8万烈士英名的纪念碑。碑林纪念馆，珍藏着300多位老红军将士捐献的8000多件纪念物品，每一件都有一个真实而悲壮感人的故事。

在巴中山路，随处可见镌刻在路边山崖上的红军标语，“平分土地”“拥护红军”“红军万岁”等。尤其是刻在通江县沙溪乡岩壁之上的“赤化全川”4个大字，字竟高达5.5米，宽4.7米，笔划深0.35米，十余里外即清晰可见，堪称世界石刻之最。

站在通江县“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”前，我又被那从山脚逶迤到山顶、漫山遍野一片白色的红军无名烈士墓碑的规模震撼！墓碑一面洁白，喻示无名。另一面则镌刻着一个红五角星，每一块碑下都掩埋着一位无名的红军烈士。红军在这里两年多时间，大小战斗数百次，牺牲的将士遍布山岭。2012年2月，通江县将散葬于全县50处的17225名红军烈士遗骸集中迁葬于此。加上有名字的英烈纪念馆，陵园共安葬红军烈士25048名。这是全国唯一一座由红军自己为战友设计修建的陵园。也是全国安葬红军烈士最多、规模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，占地达1800亩。

当地人介绍说，当地百姓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牺牲。当年通江仅23万人，就有5万人参加红军，新中国成立时仅存4000余人。几百上千人当红军，活下来十几人、几十人的村比比皆是。傅崇碧将军是通江县人，16岁离开通江参加革命。上世纪60年代初，将军出差到重庆，准备回故乡看看。却有人说，家乡门口等他的乡亲千多人，想询问亲人的下落。将军的心顿时非常沉重，许多乡亲随他参军而长眠在外，感到无法面对死者的父老。故乡咫尺，将军却含泪而回。生前，将军全力为家乡捐赠了20万元人民币稿费，修建了桥和小学，捐赠了卡车、椅子等一些物资。将军去世后，他的秘书和警卫员专程来故乡，送来将军回忆录，向乡亲诉说72年未回故乡的心中痛楚，村里哭声一片。

这样的惨烈，同样出现在苍溪。当时仅28万人口的苍溪县境内，有3万多人参加红军，为革命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。

强渡嘉陵江，是红军在苍溪转战最著名的战役。未到渡江处，先见到公路旁300米高的山坡上，“红军渡”



三个红漆大字跃入眼帘，每个字有五五六米高。红军渡原名塔山湾渡口。1984年10月，苍溪县提议请徐向前元帅为“红军渡”题字，83岁高龄的徐帅饱含深情，亲书“红军渡”大字。李先念主席逝世后，也特地要求将骨灰撒在苍溪这块他战斗过的土地上。

在巴中、通江、苍溪，当年的红军精神已成为今天的宝贵财富。一红一绿特色鲜明。一红：红军精神、红色氛围、红色追忆，红色的杜鹃。一绿：绿色山野、绿色环境、绿色食品，绿色的发展。这里的生态出奇地好，空气中人体所需的负氧离子等为全国之最。

传奇信号弹

九寨沟，使绿色的阿坝名满天下。而红色的阿坝在红军长征时期早已功不可没。红军长征时，在这里曾往返转战达16个月，书写了长征史上的精彩篇章。

当年，这里人民用不同的方式支持红军。在阿坝，群众吹起唢呐，敲锣打鼓，抬着“全猪”“全羊”送给红军；在汶川，藏、汉群众杀猪宰羊迎红军。在薛城，百姓点燃鞭炮夹道迎接红军；在懋功，群众送米、送面慰劳红军。1936年，阿坝全境内人口仅30余万，口粮只能自给。红一、四方面军会师后，十余万红军的粮食供给成了巨大的困难，阿坝人民给予红军根本意义上的支援。据统计，各族人民先后支援红军的牛、马、羊、猪等各类牲畜头数达20万余头，粮食约2000多万斤。

阿坝的马尔康，藏语为“火苗旺盛之地”，气候夏凉冬冷。这里有马尔康红军长征纪念馆，藏族地域特色浓郁。

纪念馆后面是一座两边挂满彩带的吊桥，河水碧绿。过桥便是被国际建筑师誉为“东方建筑史上的一颗明珠”的卓克基土司官寨，也是红军著名的卓克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址。据介绍，红军攻占卓克基官寨很有传奇色彩。1935年6月，红一、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，随即向卓克基进发。恰巧天降大雨，土司士兵使用的大部分是火枪，火药受潮，火力减弱。退守官寨顽抗，战斗呈胶着状态。

当夜，红军发信号弹联络后续部队。信号弹连续飞上夜空，照得官寨上空亮如白昼。那索官瀛和土司、士兵从未见过这等划破天空、照亮大地的“神火”。认为红军有神灵魔法术相

助，不避遭大劫，匆忙弃寨而逃。

1935年7月1日，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、张闻天等率领中央机关进驻卓克基官寨，并召开了卓克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。

现在我们看到的卓克基官寨依然坚不可摧，七层高的碉楼，易守难攻。卓克基会议旧址在官寨二楼，陈列着参会主要人员的照片及中国工农红军军旗，红军在马尔康活动的沙盘、地图等，现已成了红色旅游热点。

前瞻路更长

红军长征“爬雪山、过草地、吃草根、吞树皮”的惨烈，《七根火柴》《金色的鱼钩》的故事，小时如听说，实难想象会发生在人间。

这便是四川的若尔盖。原以为这草地和沼泽是低海拔，没想到海拔高度竟在3200米至4200米之间，面积约1.52万平方公里，被称为松潘高原。

我们第二天要过草地，当地的同志头天晚上拿来了缓解高原反应的红景天、葡萄糖和氧气袋，以备不时之需。

据说，当年的若尔盖草原，不见人烟，没有道路。沼泽连片、泥潭密布，气候变化无常。倾盆雨、漫天雪、冰雹狂风，随时随处交替可见。草墩草丛下河沟交错，遍布淤积的黑色污泥，一旦陷入泥沼，救援不及即被吞没。筹的粮食两三天就吃完了，剩下的路只能靠野菜、草根、树皮充饥。后面的部队连野菜、树皮都没有，只好将皮带、皮鞋、皮坎肩、马鞍子等煮了吃。有的红军战士夜间背靠背取暖睡觉，第二天早晨却全部停止了呼吸。死亡越来越多，以致后边的人无需向导，只要顺着络绎不绝的尸体，就可以准确地找到行军路线。红军三大主力在过雪山草地期间，非战斗减员达万人以上。这里的每一寸草地，都见证了长征史上那段最为艰难、悲壮的征程。

汽车拐过一个山口，眼前豁然一亮，一下子天高云远，地阔无涯；若尔盖草原到了！

放眼望去，大草原一望无际。绿草茵茵，牛羊如云。这是中国最平坦的湿地草原。草地中又映着无数点点的闪光，却是绿草中点缀的无数大小湖泊、沼泽。这里湖边苇丛中有着大量的溪鸡、天鹅、白鹤、黄鸭、黑颈鹤等，常栖于湖畔，成群结队，嬉水自乐。其中最为珍贵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

鹤，在这里形成了全国最大的种群。

在这里，我看到了底座金色的《七根火柴》纪念碑，顿时把我带回儿时的记忆。

高原的牦牛，是一批苦若无人的傲慢生灵。它们几乎一律黑色。一群群地在公路旁、路中央，慢条斯理地踱着，绝不给任何车和行人让路。我发现司机也不鸣笛，耐心地跟着牦牛队伍亦步亦趋，直到慢慢从隙缝中通过。傲慢的牦牛，为今天的松潘高原增添了不尽的安详。

今日若尔盖，已完全不见当年的险恶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各级政府和各族人民发扬红军长征精神，加大湿地保护和综合治理力度，草原生态发生了根本变化。生态地位和功能显著，有效地维系了长江、黄河上游乃至国家的生态安全。牧民基本实现了由原始游牧向定居、半定居转变的历史性跨越。

走过草地，一片透彻的白云、蓝天下，却居然飘起了晶莹的雨丝。几分钟后，雨停了，天空出现了美丽的彩虹，大家顿时欢呼起来。

浴血的土地，神奇的变迁，美丽的画卷。草地，已成为镶嵌在川西北大地一块瑰丽夺目的绿宝石。

长眠在这块草地的红军英灵，可以瞑目矣！

一路“长征”，走班佑、过红原，惊叹腊子口、感怀哈达铺。我却一直思考着一个沉重的问题：中国革命胜利了，可是，长眠的红军英灵，真的可以瞑目了吗？

在各处时有的献花和签名中，我几乎只想写下两个字：补课！在全民族尤其是为青少年补上红军长征精神的课！对当下而言，亟须如此！

采风结束之际，赋诗一首——
七律·重走长征路
凭吊无言泪染裳，忍将追忆化诗行。
山因血沃花增艳，碑为魂凝字沁香。
夜掩川西悲苦战，曙临遵义振新航。
红军足迹今重觅，倍觉前瞻路更长。



我把小凤怡揽在怀里，给她讲了《格林童话》里的小红帽的故事。小姑娘听得可认真了。不知不觉中，船已靠岸，人们匆匆离船而去……

画家朱明德就是从北京乘高铁、乘长途客车，到芜湖、红杨，然后从“西河渡”乘渡船登上西河古镇的。两年前一次偶然的的机会，朱明德来到芜湖，一下喜欢上了西河古镇。这位以专长画鱼著称的画家在这里落户了，如鱼得水。他把自己的画室搬到了西河，自己写了一块匾额：朱明德画画的地方。

推窗就是美丽的西河，迈脚就是600年的古街，“明德鱼”越画越接“水气”，越画越出神采，西河的鱼儿不仅在北京、深圳等城市办了画展，今年8月，应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的邀请，朱明德把《鱼水情深》画展办到了俄罗斯，反响热烈。

我在朱明德画室和他聊天，时常被涌进门来的参观者打扰。每当有中小小学生结伴而来，他便格外兴奋。不仅亲自讲解，还准备了几个本子让孩子们涂鸭、留言。从老师口中我才知道，他还曾到红杨镇的小学，给孩子们开设美术课。

9月，美丽的芜湖天朗气爽。我在西河古镇见证了两件喜事：一是北京市杂文学会在这里创建了“深扎”基地，20多位作家、杂文家捐赠的图书，摆满了书架；二是91岁高龄的漫画大师李滨声先生来了，滨老兴致勃勃地从“西河渡”登船，漫步西河古街。老人家欣然挥毫，题写了“美丽乡村，西河古镇”八个大字。西河镇的晓娟书记说，滨老的墨宝将镌刻在西河渡口，“西河渡”，就是渡向美丽乡村西河的啊！

江河万古流

——红军突破湘江战役82周年祭

黄道伟

一

历史不会忘记
1934年那个腥风血雨的寒冬
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
红军被迫战略转移
独裁的蒋介石
妄图把红军赶尽杀绝
一路赶杀围追堵截
一道封锁线
二道封锁线
三道封锁线
第四道封锁线
蒋介石发誓决战湘江

二

那是一道无法抹去的历史伤痛
王明博古左倾路线错误
进攻中的冒险主义
防御中的保守主义
退却中的逃跑主义
中央根据地丢了
中国革命该向何处去
问苍茫大地
谁主沉浮

三

此时的毛泽东
被左倾错误路线排挤
拖着极度虚弱的病躯
躺在担架上一路痛苦思索
望着北去的湘江
成千上万倒下的红军遗体
发出怒吼
这样打下去怎么得了
谁硬要将全军装进蒋介石口袋阵
谁就是中国革命的古干罪人

四

挽扶着毛泽东的周恩来
满脸消瘦胡子拉碴两眼通红
紧张地指挥着红军过江
老毛，你终于过来了，快
站在湘江两岸的彭德怀
大步迎上前来自感慨万千
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。

五

那是一场攸关红军生死的决战
朱德十万火急发出决战命令：
“我们不为胜利者，即为战败者”

面对数倍于我装备优良的敌人
新圩阻击战

脚山阻击战
光华铺阻击战
阻击 阻击 坚决阻击
红军将士不顧长途跋涉
饥寒交迫的疲惫
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
英勇顽强地阻击敌人的进攻
一切为了中央纵队抢渡湘江

六

界首渡
平山渡
大坪渡
凤凰嘴渡
冒着敌人的炮火
争分夺秒抢渡湘江
一排排战士倒下了
又一排排战士向前
前仆后继 义无反顾

七

1934年血与火的历史告诉我们
一切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
让穷苦的人们翻身过上好日子
为之付出牺牲的英烈告诉我们
什么是信仰
无论多大的牺牲
也要把中央纵队送过江去
无论多少艰苦险阻
也要把这革命的火种带过江去
这坚定无比的誓言告诉我们
什么是担当

八

苦难的红军终于突破了湘江
中国革命从苦难中选择了毛泽东
中国革命从苦难中走向了辉煌

九

青山在 江河流
滔滔江水岁月稠
民族独立国家事
匹夫有责我神州

十

硝烟去 忠魂悠
血染湘江未白流
不忘初心有后继
华夏江河万古流



□散文

穿越千年岳麓山

雷世泽

周末的早晨，我与几个同学在岳麓山脚下会合。

对于出生成长在长沙的我来说，岳麓山并不陌生，这里不仅自然景色十分迷人，更是湘湖文脉根系所在。每次走近它，都有一种油然而生的亲近感、崇敬感。

我们来到岳麓书院门前，看不到里面纵横交错的建筑，只有大树掩映下的一扇大门和一堵高高的墙，正面“惟楚有才，于斯为盛”八个大字格外醒目。这就是“纳于大麓，藏之名山”的岳麓书院；这就是创建于公元976年，在全球第二老资格，沉淀着千年文化梦的书院。它不像现代高楼那样华丽工整，也不是乡下篱笆栅栏那样简单，而是厚重而又朴实，低调而又高雅，整个建筑风格包含了浓厚的中国艺术气息。

从书院旁边走过，有一种磁场般的力量在吸引着我，这里的每片瓦、每块砖、每颗石粒都有一种透彻心灵的幽香。

站在这里回首，穿越就是一千年。这座书院经无数劫难而不断新生，历千年沧桑而屹立不倒，从厚重的大门里就能听到历史的回音。“千百年楚材导师于此，近世纪湘学与日争光”，这是何等的气魄宏大。一副对联，就记录了一座书院的历史功绩。正是在这座书院的精神滋养下，湖湘人总在民族存亡最艰难的时刻勇于担当责任。仅从清朝以来，便出了陶澍、魏源、曾国藩、左宗棠、郭嵩焘、沈葆、杨昌济、程潜这些旷世名人。90多年前，青年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一千青年在这里探讨救国真理，指点江山，激扬

文字。

如今，我们这些湘楚大地的莘莘学子应该常怀报效祖国、造福民众的鸿鹄之志。

离开岳麓书院往上走，山上的罗汉松、银杏环绕，香樟、枫栗林立，虬枝苍劲。我边走边看，每一步都在与古人对话，每一步都在接受心灵洗礼。来到爱晚亭，不由得吟起一句经典古诗，“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。”当年青年毛泽东常邀集几个同学游过湘江，不避暴风雨，登上山峰，迎风高歌。这是何等的慷慨激昂，何等的令人振奋。

再走一段曲折的小路，来到了蔡锷墓碑前。朱德元帅曾说过：“我一生有两个老师，他们都是湖南人。一个是蔡锷，一个是毛泽东。”纵观湖湘历史，曾涌现出无数忠贞不屈、浩然正气的爱国志士、豪杰君子。追根溯源，正是岳麓山这个风水宝地，为湖湘子弟提供一个塑造和培养高尚道德人格的场所。

站在山顶，放眼长沙。湘江从这里环流、橘子洲头横踞在眼前，蓝天、碧江、绿洲、青山，浑然一体，让人心旷神怡。我想，一座山为何与一座城市的文脉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；一座山为何如此深深影响着一方水土的人，这不正是湖湘文化的内在基因吗？

岳麓山不仅仅是一座山，它沉淀了千年文化，承载着历史前进的责任，也肩负着历史革新的使命。正值青春的我们，要发扬湖湘学子身上吃苦耐劳、孜孜不倦的优良传统，奋力拼搏，让自己的青春无悔，人生无憾！



来到芜湖才知道，芜湖无湖。它的水泽氤氲全凭大片的湿地和那条日夜流淌、涌入长江主干流的清弋江。美丽的江流在一个叫西河的地方拐了一个弯，于是，600多年前就有了渡口，有了小船和艄公。不知哪个文人墨客哪年题写的“西河渡”三个大字，于今还留在岸边的石壁上。小河流淌，人类繁衍，一个小镇诞生了。难得而神奇的是，600多年来，西河古镇的古村民俗、风情生态得以保留延续，被今人写进了中国第三批传统村落保护名录。

我是追随画家好友朱明德的足迹来到西河古镇的。他因何一头扎进这芦苇荡，乐不思京呢？

蜿蜒长长的古街上，老照像馆、理发馆、老药铺，甚至铁匠作坊仍保留着。年已65岁的铁匠李老七，把炉火弄得通红，每天都要抡锤打几件农具。

梁思成先生住过这里吗？先生的楹联：“尝得天恩味，却忘城市喧”清晰可见。当然，从红杨镇到西河老街，唯有坐轮渡。“流经这里的清弋江并不宽阔，为什么不架一座桥

□散文

西河渡

李培禹

呢？”此话刚出口，我忽地意识到这提问有多蠢！这里保留的渡口码头，肯定不是最古老的；然而600多年来沿用无恙，至今恩泽两岸百姓的“西河渡”，大概是中国并不多见的吧。一位86岁的老婆婆告诉我，她小时候就从这个码头上船，到对岸去买东西。摇啊摇，摇到自己快走不动了。船老大是位壮实的中年汉子，可以想见，渡船在没安装机械发动机前，他也能凭着一膀子力气撑得动这一船人。他没有话语，上船的人每人交给他两块线，没有船票。这么多年没有涨价，仍是两块线。然后，中年汉子发动了老式柴油发动机，渡轮“突突突”的声响有点震耳，然而船身并没有动，船夫要用撑杆把渡船顶离水很浅的码头才行。见他吃力的样子，船上有男人站出来帮助撑船。

船终于离岸了。我和一个5岁的小姑娘闲聊几天，她告诉我，她是让姐姐带着，到河对岸的书店买书的。她把手里的《格林童话》《小猫钓鱼》给我看。我问她为什么买这两本书，喜欢吗？不想，姐姐替她回答，书店里就这几本儿童书呀，带拼音的。我的心不禁一紧。